

十七次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HEXI KEHUAN JINGPIN XILIE

天生我材

何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POPULAR SCIENCE PRESS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天生我材

何 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全6册/何夕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9.1
ISBN 978-7-110-09864-6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3174 号

策划编辑 王卫英
责任编辑 王卫英 曹璐
版式设计 中文天地
封面绘图 吴飞宇
封面设计 赵亮 中文天地
责任校对 焦宁
责任印制 徐飞

出 版 科学普及出版社
发 行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电话 010-62173865
传 真 010-62173081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612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110-09864-6 / I · 559
定 价 180.00元(全6册)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蛇发族	1
人生不相见	21
天生我材	93
一夜疯狂	147

蛇发族

一

空气越来越潮湿了，而且带着一股浓浓的水腥味。呼吸这样的空气的感觉就像是在长满了水藻的池塘里游泳，而那些水藻长长的身躯正在不断地朝你缠绕过来，如同无数只黏糊糊的手。

何夕有些夸张地大口吐气，他觉得浑身都不自在，像是要窒息了。这所医院里的设施很好，至少何夕应该这样认为，因为他的身体是在这里康复的。作为一名探险爱好者，何夕的生命一直充满传奇。何夕同那些与他一样狂热

的爱好者一道在广漠的宇宙空间里四处流浪。与传统的能源加时间的宇航概念不同，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更刺激更疯狂，几乎算得上玩命的方法，那就是虫洞。虫洞是宇宙间的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人类对它的研究只能说刚刚起步。比如说人们知道虫洞可能连接着距离以光年计算的两处空间，因为通过虫洞能瞬间在二者间穿梭往来。当虫洞这些奇异的特点几乎还只能算是种猜想的时候，那些一生都在追求心跳感觉的宇宙流浪者们便开始行动了。他们安排好身后的一切，然后驾驶飞船在理论公式推导出的最可能出现虫洞结构的区域里徘徊，虔诚祈祷上苍的垂怜。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最终退却了，回到地球度过自己安稳而平庸的余生。而另一些人仍然坚持着，就如同古往今来的那些寻宝者一样。事情渐渐开始明朗，大约在40年前产生了第一个穿越虫洞的成功者，当他平安归来宣布自己的壮举时，简直就像是引发了一场地震。地球联邦为发现者塑造了纯金的雕像，他的名字载入了人类史册。此后更多的人投入到历险中来，但是绝大多数人收获的只是满身伤痕，很多人甚至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成为茫茫宇宙中飘浮的垃圾。原因只有一个：虫洞是极其稀少的时空结构。这么多年来人们仅仅发现了4个虫洞，而其中有价值的则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这个虫洞通向的是与太阳系结构



类似的恒星系，而另外的几处虫洞的目的地则只有寂如死灰的原始尘埃。令人稍稍感到遗憾的是，那个恒星系已经生存有智慧生命体，人类不能随意占有那里的资源或是移民，而只能进行星际外交和外贸活动，但是这已经足以让经历了亿万年孤独的人类为之欢呼了。这处虫洞的两位发现者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英雄。在当年盛大的欢庆仪式上，他们站在 100 米高的纪念塔顶端向望不见边的人群挥手致意，修长壮硕的身躯沐浴在夕阳的万丈光芒里，宛如两尊金色的天神。少年何夕那时就站在无边的人潮里用全身力气呼喊，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群都变得很小，小到几乎不存在，而天地间只剩下那两尊伟岸非凡的金色的天神……

“嗨，你又在想什么好事了？是不是在想那个大眼睛‘美杜莎’？”

一个声音将何夕从沉思中惊醒，他转头朝向声音的来处。在病房左边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看上去很奇怪的人，说他奇怪主要是指他身体左侧的肢体都比右侧的小很多，就像是一个成年人却生了一个婴儿的左手与左脚。现在这个怪人正慵懒地倚在床头打量着何夕，脸上带着几分让人难以捉摸的笑容。

何夕不屑地哼了一声，有些夸张地转过头对着墙壁。

何夕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如果随便搭腔的话，那个叫陈天石的家伙会越说越来劲，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冷处理。何夕实在是太了解陈天石了，他们是少年时的同学、成年后的同事、冒险生涯的同伴，以及现在事故发生后的同病相怜者。

“不理人?!”陈天石的脸上显出气愤的表情，“我早知道你厌烦我，我在跟前碍着你的事了，要不我申请换病房？我就想不通，你右腿的伤明明不轻，怎么恢复得比我快几倍，你都能满地跑了我还哪儿也去不了。一定是‘美杜莎’让人偷着给你用了什么值钱的好药！”

“好啦好啦，算我怕你。”何夕无奈地走下病床，安慰地拍拍陈天石那只正常的右手，“我天天用药都当着你的面，哪儿有你说的这种事？恢复快慢肯定是由于咱俩体质不同。以后别乱开玩笑，盖娅是来帮助我们的，怎么能用‘美杜莎’这种女妖的名字来称呼她？”

“这一点你就不如我了。”陈天石面露得意，“在希腊早期神话里，美杜莎、斯忒诺和欧律阿勒是三姐妹，住在遥远的西方。美杜莎背生双翅，头发上缠绕着毒蛇，若见了她的面孔和目光就会变成石头。但在后来的神话里美杜莎却是美丽的少女，还成为海神波塞冬的爱人。我只是觉得盖娅的头发太像传说中的美杜莎了。”陈天石稍停了一下，



又补充道，“不仅是她，这里所有人都长着蛇一样的头发，真的很奇怪。”

“最好别乱打听。”何夕正色提醒道，“还记得前几天我问盖娅这个问题时她的反应吗？这里的人似乎都不大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陈天石下意识地点头：“我总觉得这里有些让人不明白的地方，很怪。空气的湿度和温度都很不正常，而且我看那些人似乎也并不习惯这种天气。”他的肩膀抖动了一下，“所有人都显得很忙乱，似乎要发生什么大事情。还有一件事……”陈天石有点儿不自信地开口，“也许是我自己过敏，我总觉得天空中太阳划过的轨迹线不太对劲。有时候下午的太阳看上去比中午的还高，真是活见鬼了。”

何夕没有搭腔，他默默地朝窗外看去，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座壮观程度无法用任何地球语言来形容的菲星城市。

二

盖娅再一次到来已经是两天以后了。何夕的伤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行动自如。而陈天石的情况的确要差一些，他左侧的肢体还只相当于十来岁少年的，几乎连何夕自己都要怀疑陈天石当日的猜测究竟是不是真的了。关于这一点，陈天石的反应当然很强烈，他一见到盖娅就毫不

客气地抱怨起来。

盖娅淡淡地笑笑，用标准的地球语言说：“你的伤就快好了，断肢生长需要时间。”她的神情变得有些迷茫，“其实，我们比你们更希望你们能早日痊愈。”

“为什么？”何夕有些不解地问。

“因为……”盖娅稍停了一下，“你们必须在5天之内离开。这次我来就是为了通知你们这件事。”说完话她转身离去。

何夕急忙追出去，他完全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0天以前的那一刻，他和陈天石几乎同时从短暂的昏迷中醒来，这才发现他们已经完成了穿越虫洞的疯狂举动，代价是一只手和两条腿，而舷窗外是一颗同太阳别无二致的壮丽恒星。接下来的一切就像是在做梦，发出的无线电波竟然得到了回应，而且对方显然洞悉了电波的编码方式，因为对方以相同的方式发了回电。何夕至今还记得着陆当日的盛大场面，热情的菲星人用最隆重的礼仪表达了对异星来客的欢迎。人们拥挤着拼命挥手，口里大声喊着肯定是刚刚学会的地球词汇：“兄弟！兄弟！”看着那一双双舞动的手，何夕一时间竟然有些伤感。他理解那种情感，理解那种身为智慧生命但千万年来在广漠宇宙里难觅知音的沉重的孤独。一位光彩照人的菲星女子缓步



上前朝何夕伸出手，这一刻，两处亿万年来生而隔绝的生命终于凭借着智慧的力量相会了。这名菲星女子正是盖娅，那一刻的欢呼声犹在耳畔，但今天盖娅却下了逐客令。

从背影看，盖娅的身躯显得很瘦，蛇样的褐色头发随着她的步履有了小小的起伏，就像是一丛随波浪摇曳的水草。几名目光机警的警卫人员若即若离地伴随她左右。何夕知道，盖娅是菲星联邦政府要员，地位尊贵。不过眼下何夕顾不了许多，他追上前，几乎有些放肆地拖住了盖娅的手臂：“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我们离开。”

何夕听不懂盖娅对围上前来的警卫说了些什么，但警卫们立即退到了远处。盖娅这才皱眉说道：“你弄痛我了。”她半真半假地扬了扬长着锋利指甲的左手，“如果用强力你占不了便宜的。”

何夕急忙松手：“对不起，我是太着急了。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盖娅沉默了几秒：“来这里后你没有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吗？”

何夕一怔，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越来越潮湿的空气，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来告诉你吧。菲星现在正面临极大的变故。不过

说起来也算不了什么，同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简单地说，就是菲星所有的陆地都会在不久以后被水淹没，菲星将成为一颗表面全部被液态水覆盖的星球。”

“为什么？”

“这正是菲星的宿命。”盖娅的语气像是在叙述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故事，“宇宙间几乎所有的行星都是扁圆的球状，如同你们的故乡。但菲星是一颗特别扁的星球，这可能几十亿年前菲星形成时的条件有关。这种形状就使得它的两极面积很大，温度极低。在过去10万菲星年的时间里，菲星上超过半数的水都被冻结在两极，如果这些冰全部融化的话，整个菲星将不会剩下一块陆地。”

何夕倒吸了一口气：“你的意思好像是说那些冰就要融化了？是谁造成的？”

“和人无关。远在菲星人诞生之前这样的变化就发生过很多次了。我曾经听你说过你的故乡星球上有一种叫作冰川期的周期性气候变化，你可以拿来同菲星做类比，不过相比之下菲星上的变故要大得多。菲星的自转轴线每隔大约10万菲星年会发生缓慢但幅度很大的振动，其状态有点儿像陀螺将要停止转动时发生的摇摆。这种振动会持续大约10万菲星年。在这种情况下菲星两极的光照会急剧增加，从而导致两极的气温大幅上升，所有的冰都会融



化，并最终淹没每一块陆地。”盖娅幽幽地看了何夕一眼，“其实在你们到来之前事情就已经开始了，当你们第一眼从外层空间看到菲星时，它已经失去了接近三分之一的陆地。现在的情况更进了一步，你也许不相信，你们着陆那天的那座基地现在已经是一片汪洋了。”

何夕听得出神，直到现在他才终于了解了所有问题的根源，想不到脚下这片土地将要面临灭顶的命运。在茫茫宇宙里有无数的星球，但孕育了生命的星球极其罕见，而像菲星与地球这样拥有智慧生命的星球更是如同沧海一粟。谁能知道造物主为何会有这样的安排，竟然要亲手毁灭自己最杰出的创造。

“那你们怎么办？”何夕急切地问，“你们有什么措施来阻止这一切？”

盖娅一愣，突然大声笑了起来：“我们为什么要阻止它？这是自然规律，很正常的，就像天上会刮风下雨一样。”

“难道你们就眼睁睁地……等死？”

“谁说我们会死。”盖娅吃惊地睁大眼睛，“是有部分生物会灭亡，但菲星人不会，我们能在海底生存，而且……生活得更好。”

“你是说你们早已建好海底城市？”

盖娅摇摇头（何夕猜想这个动作应该是盖娅学来的地

球风俗)说:“在海底不会有什么城市,只有……”她稍稍想了一下接着说,“只有自然。”

三

由于海平面不断上升,陆路交通已基本中断,菲星上所有的岛屿都已不复存在,而原有的曾经占菲星表面积50%的9块大陆也有5块被淹没,剩下来的6块陆地与其说是大陆不如说是大的岛屿。这里的计算并没有出错,大陆只剩下4块,但其中两块大陆已被海水拦腰隔断。何夕从飞机上向下看去,映入他眼帘的是望不到边的汹涌海浪。辉煌的母星停留在天顶,不断地将热量辐射到这颗溢满海水的星球。何夕从来没有想过,被视作生命之源的水也有让人感到极度害怕的时候,但是他现在的确感到了害怕。海水掀起数十米的巨浪扑向空中,如同一只只疯狂挣扎的猛兽。无数巨浪相撞在一起,在撕裂空气的同时也将自己撕得粉碎,发出的声音远远盖过了飞机的轰鸣。海水在靠近陆地的地方则显得平静一些,但这只是从表面上看,平静却不断上升的海面具有更加令人胆寒的力量。海边那些曾经巍峨的建筑物大半已经只剩下小小的尖顶,正在心有不甘地走向它们最终的归宿——海底堡礁。

“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盖娅轻轻牵住何夕的手



离开人群，来到一处僻静的角落，“我没料到你会专门来同我告别，谢谢你！”

何夕回头注视着不远处的人群，他听不懂那些人在说些什么。他只看到每当一个人走到一处黑色的入口前，便有人不断上前同他依依不舍地拥抱，他们的关系有的像是夫妻，有的像是父母与子女。

“他们在说什么？”何夕问。

“他们说来世再见。”盖娅的神色变得恍惚而忧伤，“其实就算可能的话，也会是很多个来世之后的事情了。”

“可你说过没人会死，而且还会过得更好。”

“我是说过，这是事实。”盖娅变得有些激动，蛇样的长发像是有生命般地跳动，“海水提供无穷尽的食物，环境永远温暖而湿润，海中没有任何生物具备攻击我们的能力，残酷的生存竞争与社会竞争同时消亡，繁衍更加迅速而便捷，我们的后代将更加广泛地遍布整个星球……”

“但是，既然这样那些人又是何必呢？”

“因为他们将要放弃一样东西。”

“是什么？”何夕陡然紧张起来，他感觉已经接近了最终的答案。

“是智慧，因为它很快就没有用了。”

何夕觉得自己的头有些晕，盖娅的话让他如坠迷雾。

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而且出自一个智慧生命之口。

“不要这样看着我。”盖娅叹了口气，“如果你今天没有来向我道别，我永远都不会同你说起这些菲星的秘密，但我现在已经当你是朋友了，希望你能够保守秘密。你曾经对我讲述过你的故乡那颗星球的历史，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认为你们地球人类是因为智慧而成为万物之灵的吗？”

“当然是，我能肯定。”

“我是从你们带来的资料上了解到你们地球的历史的，结果发现它同菲星的历史有不少共通之处。你们对生命的发展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叫作进化。这种理论认为，生命必定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说得没错吧？”

何夕下意识地点头，但他不太明白盖娅到底想说什么。

“但你想过没有，这种理论其实是有问题的。你肯定认为哺乳动物比6亿年前的三叶虫高级得多，但是，哺乳动物如果置身几亿年前的世界能够生存吗？稀薄的氧气，致命的紫外线辐射，陆地上一片荒凉，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这些高级生物的后代发生变异的话，更可能幸存的将



会是那些结构趋向三叶虫这样的简单生命的个体。那么这到底应该称为进化还是退化？再比如你们受伤后，我们给你们用的断肢生长剂便是采自所谓的低等生物，你总得承认至少在这方面它们表现得比人类更适应生存吧。”

何夕不屈地辩解道：“进化理论里本来就强调适者生存，你最多可以说‘进化’这个词汇不妥，我们可以改成‘变化’。但总体趋势上生命的形式的确越来越复杂和高级。”

盖娅的目光变得高深莫测：“那你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宇宙中产生生命乃至出现智慧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从原始星云里诞生一颗恒星历时数亿年，然后是围绕它运行的行星。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事情到此为止，但出于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某些原因，在极个别的行星上经过几十亿年的无数次漫无目的的物理化学变化，竟然造就了一种亘古未有的物质形态。这些奇特的分子聚合体获得了从外界吸收能源的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它们终于从热力学定律给宇宙万物设定的宿命里挣脱出来。生命的产生与发展令人惊叹不已，但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相对于直径以百亿光年计算而至高无上的宇宙而言，小如尘埃的几个星球上存在的更渺小的那些生命个体真的具有什么意义吗？难道宇宙里存在某种先验的精神，规定生命必须产生并且必